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客窗閒話 第一卷

明武宗遺事五則 明武宗皇帝，亦一代英主也。惟好為嬉戲，有虧帝德。即其顛倒予奪數事，雖正史所不錄，聞諸故老，堪資談柄，條列於後。

戊辰科，庶常散館，例在內廷屆試，時諸詞林呈藝，有閩人林吉士者，好書古字，如以秋為焮之類。帝怪之，問所自出，林歷舉以對。帝書味字與認，林不識。帝曰：「秋可作焮，和獨不可作味乎？汝讀書少，未稱詞林之職，著回籍勤讀三年，再來就試。」林謝恩出。同鄉戚友咸知其為帝所逐，皆不之禮。林本寒士，欲歸則無腰纏，欲留則無斧資，欲就教讀，則為都人輕薄，無延之者。無奈，在正陽門外賣字為活，已逾年矣，幸其書法之佳，聳動一時。值帝微行過其肆，見觀者環堵，嘖嘖稱羨。帝不知是何異事，挨入人叢，睹一少年生據案揮毫，得意疾書，法並鍾王，句亦典雅，帝心羨之。緣當時一面，久則遺忘。遂入問曰：「吾觀汝寫作俱佳，當今文明之際，何不應試，甘為賤業耶？」林舉首見帝魁岸不凡，揖之就坐，對曰：「我閩人林某，忝居詞林。」帝曰：「詞林清華，不合行同市僧，有玷官箴。」林曰：「去歲散館時因不識御筆，奉旨回籍讀書。」帝曰：「既奉諭旨，何不回去？」林曰：「我實起於單寒，旅資無措，不得已為此營生也。」帝曰：「讀書人本色，何不就館？」林曰：「人皆知為逐臣，無敢延者。」帝曰：「吾薦汝鄉省作一幕賓，不逾此耶？」林感悅揖謝，問帝爵裡，以便往拜。帝曰：「毋庸，明日汝仍於此候信。」飄然而去。諸客皆為林賀，曰：「此必王孫公子，必有好音。」歡喜而散。次日，有內監齎黃封一函，白金百兩，與林曰：「昨有官人囑我致閣下，其照封面行事，不可竊開，自取其禍。此銀以佐車馬之需。」言畢竟走，亦不道姓名來歷。林觀封面大書「親投山東巡按開拆。」欣然開肆，僱車馬攜舊僕馳抵山左。時巡按左虛，係方伯權護。林安寓更衣，偕僕往拜。惟時風憲崇隆，官吏嚴肅。刺不易投，三日猶未得見方伯。林躁曰：「我有都中密信須親投者，奈何阻我？」吏始為通達，司閩者喚林入見，其行裝黯淡，疑為抽豐之客，洋洋搖首曰：「吾主攝通省總綱，公事繁冗，何暇接見同年故舊耶？若有書札，我為代投，回寓聽信可也。」林無可如何，出黃封交之而歸，悶甚。未幾，寓主狂奔而入，望林叩首無算，曰：「小人不知憲駕，褻瀆輿從，罪該萬死。」林憤然曰：「主人何擲掄我窮途耶？」寓主曰：「小人焉敢？」正分辯間，聞呼驍鳴炮之聲，中軍旗牌巡捕等官帶同吏役長跪請安畢，僉曰：「奉方伯命，請欽使入署。」林如登雲霧，不知所謂，被群擁入八座。儀仗山列，車騎雲從，直入巡按廳事。方伯公服趨迎，林下輿，見庭設香案，所投之黃封高供其上。方伯跪請聖安畢，向林揖曰：「請天使宣讀聖旨。」林開封讀曰：「山東巡按缺出，即著林某署理。」方知所遇者帝也。望闕九頓首，受印任事。方伯三揖稱慶，並道有失遠迎之愆，退居藩邸。林於是表謝聖恩，請陞見訓示。未幾，批回雲：「朕看爾人才去得，故有是命。爾其謹慎從公，毋忝厥職，三年後來京覆命可也。」林居山東任滿，回京見帝。帝曰：「如今讀書有資矣，以編修用，仍入翰苑，讀書三年，以觀後效。」

帝入樞密院，見在公之卿相方朝饗，見帝皆起，帝曰：「卿等食訖來閒話可也。」遂入密室坐。於是卿相飯畢咸集，帝悉命坐，聞曰：「卿等所食，知米之來歷不易乎？朕在儲宮時，意謂五穀若草芥，聽其自生自長而已。今巡遊乎田野，察農夫之艱難，方知古人云「誰知盤中餐，粒粒皆辛苦」，誠不謬也。卿等所居，南北殊方，風俗各異，其若何播種，若何耕耨，若何收穫，各舉所知，以廣朕聞。」時公卿中多起自田間者，悉數見聞以對。惟尚書某係世胄，不知所云。帝微哂曰：「飲食尚不知本原，何以理國？爾職居何部，日司何事，得無曠廢耶？」尚書惶恐叩首曰：「臣職吏部，甫自部署來，見單開江南太湖司巡檢缺出，應歸部銓選。」等語。帝大笑曰：「吏部尚書僅知此耶？」拂袖而入。同列皆尤之，尚書曰：「我今日只記得此事，無可奏對者。」未幾，旨下云：「太湖司巡檢缺出，即著某補授。」尚書接旨，茫無主見，謂同列曰：「我已降官，敢不赴任。但應陸辭否？」同列皆笑曰：「微官末職，曷勝陸辭？只須午門外叩首謝恩，領憑赴任。但旨無降革字樣，應以一品服蒞事可也。」尚書倉惶就道，至則撫按率百官郊迎。尚書再三辭，具腳色手本，趨謁撫按，各官遜謝不遑，請居省會。尚書曰：「帝命赴任，我何敢違？」擇日前往，府縣趨改衙署，規制軒昂，亦用轎門鼓吹，與撫按等。尚書至，見署之三面皆農田，始悟帝意，欲其知稼穡之艱難耳。於是摒絕輿從，日以青衣小帽游閭閻，與二三父老講論民間疾苦，應改革調濟者，悉往為論。居數年，為人排難解紛，以息訟端，民皆感悅。值宸濠叛，帝駕南征，尚書見撫按曰：「我曾待罪吏部，駕至不可不迎。然無巡檢接駕儀注，請公議之。」撫按司道僉曰：「論品則居我等上，論職則在我等下。請以一品服伏謁百寮之末，何如？」尚書首肯，遂迎駕。帝乘逍遙馬，見之，呼尚書來前，曰：「爾今知吃飯難耶？」尚書頓首謝訓。帝命隨至行宮，詢其所事，尚書將平日所著因革論縷析以對，帝大悅，命居亞相。

除夕，帝忽出宮，歷六部九卿公署，官吏皆回私宅度歲，虛無人也。至吏部，聞高唱南腔，似有多人聚飲者。帝突入，惟一小吏，陳盤肉壺酒自歌自飲。見帝至，慙慙讓坐，酌酒勸進。帝問曰：「汝何官，何獨居此？」吏曰：「吾浙右人，此部掛名吏也。封篆後官與同事俱有宅可歸，是時團集妻孥飲合家歡矣。吾想如許案卷，設有不虞，貽誤不小。是以守此，不敢離也。」帝曰：「汝好，明日再見。」遂起去。吏猶執燭遠導。元旦，朝見千官，帝問吏部尚書曰：「昨在卿署看守者何人？即召入見朕。」尚書遣郎官立喚。小吏當陛，舉首見帝，不禁戰慄。帝曰：「無恐，汝能小心職守，勤慎可嘉。汝等役滿，應得何議敘？」吏曰：「五年無過，以從九品歸選耳。」帝曰：「汝欲何為？」吏曰：「小人所願者，太湖司巡檢。聞是缺前經本部尚書署理，鼓吹鳴炮，體面非常，但小人尚未滿役，不合例耳。」帝笑曰：「朕命汝去，何用例為？」吏歡欣鼓舞，疊呼萬歲。帝特命尚書予憑赴任。

宸濠之叛，御駕親征。舟泊清河，帝登岸微行，入茶肆，聞人言下江因兵差載奪客船，橫行索詐，稍不如願即毀客貨。嗟怨不絕。帝買小舟，變服似商人，以一衛士一小監，泝流直下，至楊關，有官舫甚巨，巡船數□，虎役百輩，攔截客舟，帝亦在內。逐舟搜索，雲供兵差之需。客皆哀祈獻緡。至帝舟，帝僵臥艙中不之理。虎役擁帝登官舫，見一官憑几危坐，從役森列，叱帝曰：「汝何人，敢抗皇差，不畏官刑耶！」帝微哂之，官怒叱役捧帝行杖，幸衛士勇猛揮拳擋護，眾不能近。官益怒曰：「是必江洋盜魁。」命拿舟子至，褫衣鞭撻，喝令指帝為盜，帝怒，探懷出玉牌，命內監立召大員至。值蘇揚巡按接奉帝命，倉惶奔赴。官見巡按來，至船頭跪迎，正欲訴盤獲大盜緣由，巡按見帝立艙中，俯伏請罪。帝無言，惟指揮衛士奪此官紗帽予舟子戴之，曰：「以酬汝痛。」方命巡按提此官去，追贓問罪，論大辟。失察之上官皆獲嚴譴，而客舟自此安行矣。

帝在宣化，有女子李鳳姐者，年□四五，有殊姿。其父設酒肆，以鳳姐當爐。是時父適在外，帝微行過之，見其丰神綽約，國色無雙，不禁迷眩。人肆沽飲，鳳姐送酒來，帝誤以為倡伎之流，突起擁抱入室。鳳姐驚喊，帝急掩其口曰：「朕為天子，苟從我，富貴立至。」先是鳳姐恒夢身變明珠，為蒼龍攫取，駭化煙雲而散。聞言頓悟，任帝闔戶解襦狎之，落紅殷褥，實處子也。帝大悅。時李父聞喊趨救，門已閉矣，惟聞寶釵聲顛，佩玉鏘鳴，其女氣促音嘶，若不勝強暴者。急奔告卡兵，蜂擁而入，見帝拔關出。兵士伏謁，叱令將鳳姐歸豹房，爵其父三品卿，賜黃金千兩，欲封鳳姐為嬪妃，命其自擇。鳳姐固辭曰：「臣妾福薄命微，不應貴顯，恐於身不利。今以賤軀事至尊，曷勝榮幸之至。伏願陛下早回宮闈，以萬幾為念，則臣妾心安，較爵賞猶榮矣。」帝領之，因睹鳳姐玄衣玄裳，益顯嬌媚，故不強易宮裝。鳳姐恒於枕畔筵前委婉屢勸，帝乃擇日還京，與鳳姐並轡齊驅。至居庸關，風雷交作，鳳姐睹關口所鑿四大天王，怒目生動，眩暈墜馬。帝親扶之，疾忙外退，駐蹕行宮。視鳳姐伏枕泣曰：「臣妾自知福薄，不能侍宮禁，請帝速回。」帝曰：「若是，朕忍棄天下，不忍棄愛卿，決不歸矣。」鳳姐一慟而絕，帝哀憐甚，命葬關山之上，寵以殊禮，用黃土封塋。一夜盡變為白，其陰靈猶不敢受也。帝追念其言，奮然曰：「小女子尚知以社稷為重，安忍背之？」遂還宮。正史載帝在豹房，百官交章勸諫皆不納，疇知一微弱女子力能回天，書所云高明柔克耶？此功不可泯也。至今過關溝者，遙指白壤，豔談其事。

馮皮匠

馮某，武陵細民也。業皮匠，日以擔頭謀生，家僅一妻，破屋三椽，亦係賃住者，余無長物。值歲將闌，負債五六串，逋欠餘家，剩有四百青蚨，不足以償。與妻謀曰：「我與爾此錢，市鬥米度歲，我欲潛入紫陽山洞，俟元旦歸來，再作計較。債主來，則以我外借錢為對。」妻諾之。

遂攜壺茶懷餅襪被而往，瞥見山洞內有捷足先登之客，貂帽狐襲，危坐石幾，如木偶然。馮失笑曰：「我豈誤入塚中乎？否則何遇此富貴之屍？若謂與我同心者，當屬竇人，子不應爛爛如是。」客聞人語，陡然驚覺，瞠目視馮曰：「予觀足下，似非雅士，屈此殘臘，何不擁牀頭人，舉柏酒椒盤之樂，而乃挾具遊山，欲迫慕清高乎？」馮曰：「姑無論我，閣下何為者？」客曰：「予為姚繼崇洋貨行主人也。放貸值百萬於郡縣各肆，際此儉年，各肆未能歸結，而客商在行坐取貨價，需五萬金。予張羅數日，無人應貸，客商勢必告訐，則行業將敗。而予無歸著矣，不得已，權以此地當避債台，第苦飢渴耳。足下來幸甚！」馮慨然奉餅餌，注茗以進，並道同病相憐意。姚飽啖之若珍羞，然繼而曰：「足下所虧幾何，而亦甘趨苦境？」馮曰：「吾儕小人，所負者五六串青蚨耳。」姚曰：「予雖同在窘鄉，此尚易辦。」脫腕上金約臂與之曰：「足下姑以此質串錢歸債，所餘煩沽酒炊飯以給予。」

馮欣然如姚囑，歸告其妻，教以烹飪。妻曰：「久不舉火矣，灶灰堆積，曷先出之。」馮往鄰家借鋤，魯莽從事，灰去而灶崩。妻訝曰：「真倒灶矣，為今之計，莫若擔去磚灰，掘地作灶，以供急需。」夫婦合作，未及土盡而石見，石去而兩巨缸，朱提燦然耀目。夫婦大悅，馮曰：「今如之何？」妻曰：「姑以質運入我牀下，再作計較。」於是遞相搬運，銀盡起缸，缸下又石，石下復得兩缸，如是者三，共得六缸。馮曰：「獲如許財，未知其數。所可慮者，宵小聞之，必來肆竊，否則強項之徒知我驟富，或來欺詐，其奈之何？」妻曰：「適聞山洞之客正需此物，況素昧平生，偶爾相值，能濟我貧，其為人尚義可知。何不舉以托之，則彼得應急而我有依倚矣！」馮曰：「汝言實獲我心。」亟往市中買熟物，攜燈而往。姚曰：「來何滯滯，予望眼幾穿焉。」馮酌酒進食，將得有藏金，欲求寄頓之說從容告之。姚驚喜曰：「足下言果實否？」馮曰：「我感君義，其何敢欺！」飯畢，偕往觀之，見盈室白物，姚曰：「天賜足下，兼濟予事，實無疆之庥，敢不荷此重任。」遂約為昆季，以嫂呼馮妻。出對牌以半交嫂曰：「予同馮兄先歸，即飭健僕以筒來裝運，將半牌為驗，符合者給之。」

偕馮反其室入後戶，覺院宇軒巨，深邃如入神廟。俾馮薰沐更衣，居然富貴氣象，且囑曰：「予將命乘輿迎兄來，前見諸客商，當示尊重。」姚先出。是時客商候無音耗，正喧囂間，見主人歸，環繞而詈曰：「改歲在邇，速清我債，不汝寬矣。」姚大笑，手曰：「是些些者，何足道！予不過偶為人累，遲數日耳。今予至盟兄至，百萬金刻即來矣。諸客長皆以大方著者，毋形小器，貽予盟兄笑也。」正排解間，司閩者報馮翁來。姚肅衣冠出迎，眾皆屏息以觀。見馮翁者年約四旬，裘裳都麗，僕從趨蹌，主人足恭致敬，迓入中堂。客商次第相見畢，旋命開筵。姚拱馮翁居首座。馮再三讓年長者，客皆曰：「吾儕行規，不以齒序，惟財為雄。久聞吾翁富甲大邦，宜居是位，勿搗謙過當，俾吾儕惶恐。」姚曰：「客言是也。」扶馮上座，肴饌之盛，皆馮生平所未睹者。宴罷，僕放大天平居中，銀筒湧至，堆積如山，諸伙伴持籌握算，一一秤之，共得六萬金。

姚呼諸客領價而散，謂馮曰：「弟之起居服食皆足以供，吾兄可無事操勞，其將迎嫂來同室。執此合業經營，無他慮矣。」馮唯唯。由是行業益盛，二姓之子孫，至今稱巨富雲。

查氏女

萬曆間倭寇之亂，緣日本國王正妃卒，王思中華女子豔麗，遣將入寇，沿海擄掠。至鹽官州，猝不及備，官吏棄城逃竄。有查氏女者，年已及瓜，慧中秀外，久失侍。聞寇至，請父兄同眾奔避，曰：「女兒足弱，不能追隨，途中慮有牽顧，俱罹於禍。莫若女自為計，決不貽羞，恐亦不致遽死也。」寇急，父兄迫之，堅持不行。父兄泣舍而去。女平日閱本草，見有藥名鬧揚花者，服之即死，周時可醒，預已市得，遂密縫上下衣，研藥為末以俟。聞寇入城，遽吞之斃，倭入室，見女顏色如生，撫之溫軟，冀可救活，且容貌傾城，不忍捨去，負之入舟。逾時而蘇，見身臥海舶，諸女環泣。細詢之，知同被難者。女慰之曰：「毋徒恐怖，能從我謀，似可脫難。」諸女密商之，女授以計，緣倭將為王覓妃，故無敢犯諸女。及舟抵日本，倭將見美女無恙，歡欣鼓舞，以獻國王。王見查氏女，遂其所欲，命通事告以敕立正妃之意。

女曰：「我中華人，願與中華女子為伍。王若能盡出本國宮女，而以同來諸女為宮人，則惟王所命。」王以其嬌弱女子何能為，喜允之。命扶入宮，開合歡宴，女同諸女酌酒勸王，密以前藥入酒。王遽吞之，不覺眩暈，意謂醉矣，擁女入大內，欲褫其衣，正枝梧間，王瞠目流涎而倒，不知人事。女搜得兵符，喚諸女同出外廷，傳通事諭倭將曰：「王問悉我家有徑寸珠能定颶風，命我去取作鎮國之寶。爾諸將速備巨舟偕往。」倭將驗兵符，信之。遣一旅同諸女揚帆西歸。次日，王不視朝，王弟潛入大內探之，見王僵臥於寢，弑之自立。世子怒，各與其黨互相攻擊，其國大亂，故無追者。女至鹽官城下，已有警備，命通事喚城上長官，女告以故，官狐疑未決。女請喚其父來，認之確，縋入城，告長官，大備酒肉，納以前藥，遣使諭倭眾曰：「王妃取寶即回，先以酒肉犒爾等，其各飽餐以待。」眾皆樂，醉飽而倒，使者駢戮之，以諸女歸宮，不廢一矢而得倭首級。遂報大捷，旌查女之門，而各官晉秩有差。

薊斥曰：奇偉者女，無恥者官，寇至則逃竄，寇退則警備，始終雌伏可也，奈何冒查女之功而庸爵賞？吾見其衣冠楚楚，與拜受巾幗等耳。或曰雌飛自然，雄伏造化。若循常理，焉得有此奇聞！

雙縊廟

任迂叟，浙右儒生。富而無子，惟一女，名之曰「宜男」，飾雕為雄，聊娛膝下。延師教讀，以充石麟。時有東鄰之子白雲娥者，其父老年所得，慮其嬌柔難育，為之貫耳披鬢，呼為雲姐，附任氏之學，與宜男為窗友。時女年三，男年四，兩小無猜，二情相洽。校書賭誦，互角聰明。女或勝之，則划雲之面，相與嘲笑。適師外出，女之母與姑入塾，不識雲之為男也，視其眉目疊翠，杏臉舒紅，與其女璧合珠聯，爭輝並耀，歎曰：「使宜男而果男也，使配雲姐，真一對好姻緣。」姑曰：「儂合為媒，問雲姐願否。」母笑曰：「以待來生。」雲始知宜男之為女也，益比昵之。

一日，師講《易》，至「男女構精」句，草草讀過。女請問構精之義，師嗔之曰：「是非兒女子之所宜問。」女曰：「聖經賢傳，豈有不可對人言者哉？」師莞爾他顧。雲凝睇流盼，悄喚「阿呆」。女更狐疑莫釋矣。值師之友來約湖山之游，聯袂而去。女問雲曰：「姐縱慧悟，未必能通易理。何哂我為？」雲曰：「難言也。秘密之旨，非效其形狀，終不明晰。」女笑從之，攜手入師臥室，共坐榻上。雲擁女於懷，探手於袴，撫其琦葩初綻，蓮瓣微開，女嗤嗤笑，卻之曰：「與姐等耳，毋徒相擾。」雲曰：「人各具體，奚能相同？」乃推女橫陳，急卸其袴曰：「我教汝構精。」女拒之曰：「昭昭白日，姐不差耶？」回手撫雲，則紅霞杵杵，觸指翹然。女訝曰：「是何物也，我何無之？」雲笑曰：「以有補無，斯謂之構。請嘗試之。」於是牡丹露滴，巫峽雲停。女整衣起笑曰：「構精如是，無怪師之秘而不宣也。」

從此師或不在，則玉山相並，霧鬢斯磨，搶韻聯吟，遞相贈答。雲填《望江南》一闕投女曰：「香閨憶，憶昔乍親卿。錦帳甫垂參喜懼，寶釵亂顛忍嚶鳴，此刻不勝情。」女答之曰：「香閨憶，憶昔就蕭郎。欲避羞難遮綺扇，最銷魂處卸華妝，共入黑甜鄉。」雲疊贈曰：「香閨憶，憶昔開陽台。春融柳舞鶯梭捷，露沁花嬌燕剪開，濃滿滿情懷。」女復曰：「香閨憶，腴腆憶初朝。豔奪小桃嗔婢妮，樣留新月倩郎描，另有一番嬌。」歡娛易過，不覺臘去春回，女年加長，待字深閨，不復出就外傳矣。雲亦還其本來，另尋師友。女作書投之曰：「同學妹宜男檢枉致啟雲娥哥哥足下：憶昔情融絳帳，暫得連鑣；泣別蕭齋，遽成分襁。緬維現身說法，秘傳法象之微；口角吟香，共鬥香奩之句。方期此樂可常，豈意於今不再。況雌伏者頓爾鸞翔，雄飛者反嗟豹隱。我心匪

石，能不黯然。伏願速遣冰人，以踐海誓。則半瑕之璧，幸得全歸；已破之舟，不致淪溺。縈紫侯諾，戚戚布函。伏祈彩覽。」雲得書情急，恃寵撒嬌，直告父母。父雖怒其不端，然事已如斯，轉慮其子失所，遂倩密友即任翁之戚，敬備冕儀，往求鳳卜。任曰：「西鄰白翁固所索識，第伊僅有掌珠，那得配我假子？」媒曰：「其女實男子，偽作女妝，以期易養耳。」任曰：「即雲姐耶？」媒曰：「是也，翩翩美少，諒必中東牀之選。」任曰：「不可，不可，雲姐昔與我女同學，若與聯姻，是無私有弊，玷我家聲矣。」媒以童稚何知，決無他故之言，再三勸之。任怒掉頭而入，媒復白翁，雲不知也，尚歡欣鼓舞，與女書曰：「同學愚兄雲娥頓首啟宜妹妝次：睽隔半年，相思兩地。何期雲間之鶴，忽墮瑤函；原上之鶻，載銜嘉命。焚芸盟誦，頓慰調飢。來諭悉遵，冰人已遣，諒尊甫知我，必允好逑。佇盼河橋鵲影，正當授彩之期；綵嶺鸞聲，擬上催妝之什矣。克敦舊好，再締新歡。如鼓瑟琴，重疊香閣之韻；宜其家室，應續化生之文。諒必卿為我喜，我為卿賀。書報宜妹知之。」

時女已聞父決絕之言，飲泣數日矣。母知其意，反加詈也。得雲書，慟絕復甦，復書曰：「顧接瑯函，深叨錦注。第君家柯使，徒抱空言，老父以跡涉嫌疑，遽爾決絕。雲郎其未之知耶？從此機雲池館，鶴唳空聞；王謝樓台，燕賁靡托。此日青閨已經蝶散，當年紅粉將屬煙銷。是固妾之命也。想雲郎才是子桓，徒懷絳樹；情同穆滿，空憶亦烏。諒必同此悲憤耶？然以馬卿之才，不患無文君之配。而妾則已非完璧，豈可二天？故夜寢偶思，則涕泗被面；晨興忽感，則爪指亂爬。嗟，嗟，失此於歸，終成墮落。如不棄冀土，敬訂逾垣，面訴離忱，以表永訣耳。臨風嗚咽，援筆酸辛。雲郎彩覽。」雲得書，心亂於麻，淚零如雨。細問其母，猶含糊答應，知事之決無濟也。俟蟾明之候，踏梯逾牆，女已於簷頭接入。相持對泣，淚繼以血。女曰：「妾生不逢辰，之死靡他。既不能續前緣，當以魂依左右耳。惟願郎君新不忘故，時以杯羹呼名而奠，則九原如在矣。今邀郎來，知我死所。」遂指其牀，已紅絲結扣，懸於頂格。雲曰：「生不同衾，死當同城。奚忍舍我！」搶先入扣，女往牽救，則抱女同登，雙雙畢命。

次日，婢媼喚女不應，撥戶而入，瞥睹雙懸，驚呼翁至，撫之俱僵，且兩屍互抱不解。喚白翁來，共鳴諸官，判曰：「審看得白雲娥與任宜男者，居本比鄰，幼而同學。盈盈弱女，僭稱冠帶之雄；渺渺丈夫，反襲裙釵之飾。陰陽顛倒，堪嗟兩老之朦朧；天地網緼，宜有雙星之繾綣。繼而瓊田大去，碧海無歸，借斑管以描愁，托瑤箋而請命。既以參媒氏灼，好逑稱意之花；允宜鳳舞鸞歌，竟唱定情之曲。而乃不容坦腹，徒悔噬臍。密簡傳心，愁甚衡陽之雁；捧書泣血，淒逾巴峽之猿。縞袂趁風，匹夫之志難奪；紅顏赴義，匹婦之諒可悲。遽爾雙雙同組，立絞鴛鴦之頸；循環合體，牢牽蛤蚧之身。雖事不可風，而節猶足取。律設大法，例順人情，用是殮以巨棺，俾作同工之繭；葬諸大陸，將生連理之枝。從此地下長眠，不羨人間短景。本縣特以表瑤璋之堅志，非徒豔花月之新聞，此獄。」斷令合葬西湖之麓。

風流花判，傳誦一時。故士有往弔之者。鄉愚不知，謂其有所祈禱，尤而效之，有求必應，趨之如市。竟於墳前立廟，香火大盛，至今廟貌猶新，其為發情止義之報耶？

呆官

進士某，銓得某縣令，戚友慮其呆也，薦與一干僕習儀文者，官欣納之。至省謁上官，勢將直入中門，其僕挽之由左。繼又拜首邑，令亦由左扉入，其僕推之入中門。官回館舍，怒其僕曰：「若何顛倒搖弄，我豈木偶耶？」僕知其意，對曰：「非為中門左門之故耶，撫司道府上憲也，禮應偏門入；首邑同寅也，禮應中門入。此所以辨等級，非敢播弄也。」官大悟曰：「是汝不愧為紀綱之僕，將重托汝。」僕乘機求司閫，官大笑曰：「為大令親隨，何等親密。反求管門，是下走之職。汝捨近就遠，辭尊居卑，豈非呆耶？」僕曰：「小人欲之。」官曰：「非我薄汝，莫悔莫悔。」遂命司閫。

往蒞任所，書役盛服跪迎，官下輿答禮。至署，吏送下馬，飯甚豐腴，官大樂，命僕速備名東謝之。僕曰：「此皆屬下人所應為者，受之而已，無答禮。」官以禮無不答之言反覆辯論，僕以儀注告之，始悟官體應尊嚴也。次日謁廟行香，師生鞠恭迎之，入門三揖，傲慢不答。師生怒，咸譏諷之，抱慚而歸。怒詈其僕所云儀注之非，僕曰：「入聖人禮法之門，接師生清高之士，謙讓未遑，方合儀注。今自背之，非小人言謬也。」官搖首曰：「世故變幻，較之八股時文難做多矣。」

又次日，點卯至東關地保，官大怒拍案，一筒之簽盡撒於地，叱役選大杖撲之。地保不知所以，惶悚受杖訖，匍伏哀鳴曰：「小人應卯無誤，從何開罪？求明諭以便改過。」官餘怒未息，喝曰：「我未達時，偶欠錢糧者，借貸未遂也，爾逼我逃遁，辱及妻孥，此仇銘刻於心，剝爾膚削爾骨方消我恨。一撻爾尚何冤？」地保曰：「爺府居原籍之東關耶？」曰：「然。」曰：「離此數千里矣，與小人何干？」官方知誤，遽叱曰：「無論遠近，我知東關地保決非好人。敢與官嘩辯，應加責爾口。」地保抱頭鼠竄而逸。

又次日放告，有老人面稟其子忤逆者。官訊之，對曰：「小人世業劬工，今眼目昏花，藉子奉養。祭小人之子遊手好閒，棄人小不顧，將為餓殍矣。求教訓之。」官怒曰：「不孝重情，汝退，我即喚汝子責之。」時為紛紛遞呈者所騁，官心煩而退。忽憶及忤逆事，命僕喚劬工，僕誤謂其欲成衣也，喚平日伺應之劬工至。官盛怒升堂，喝命大杖，責訖，劬工泣訴曰：「小人何罪？」官曰：「棄養汝父，尚稱無罪，真不知薄罰之恩者。」劬工曰：「小人幼失怙恃，何父之有？」官益怒，曰：「父尚不認，忤逆之徒豈可輕恕！」吏役僉跪告曰：「此人自幼在署應差，小人等俱知底細，其父母實於某年月日病故，眾所共知，惟祈照察。」官駭曰：「才口訴之老人其鬼耶？」眾曰：「此某劬工之父，非此人父也。」官知又誤，強叱曰：「為人子者，不能顯親揚名，僅作賤業，是為辱親不孝莫甚，再敢辯者，立予重罪。」劬工茹痛而去。

官飲量甚洪，日必沽酒數斛。怡然獨酌，突有喊冤者，正醺醺時也，阻其雅興，懷怒升堂，拍案喝打，並不擲簽。役跪請曰：「打若干？」官伸指曰：「再打二觔。」吏役笑不可遏，竟至哄堂。官慚而退。

各役領工食，動需數百金，官怒曰：「我安得如許閒錢養如許閒人耶？」欲批飭不准。僕曰：「此非出自己資，係錢糧項下留支之款，國家定例，不能不准。」官猶豫曰：「然第若輩居心狡獪，聞其正名之外有所謂混名者，一混則無所不混，恐其今日以正名領，異日復以混名領，則被冒支無窮矣。我意欲令其正混各名俱注明領狀，當堂驗發，庶免混冒。」僕以此無礙於事，飭吏照辦。官升堂，點給至轎夫，怒謂曰：「我僅見二人抬轎，如何領工食者四名，豈非冒混耶？」轎夫曰：「轎後尚有二人。」官微哂曰：「據汝言，亦僅有二人。」對曰：「配以轎前之二人，非四耶？」官無詞以詰，方按其名。其一曰某，又名洋洋得意；其二曰某，又名不敢放屁；其三曰某，又名昏天黑地；其四曰某，又名拖來扯去。官詫曰：「世安得有如是異名？且停放。」退問幕客，客笑曰：「若輩譏諷閣下不淺矣。」官曰：「何為？」客曰：「閣下後擁前呼，則洋洋得意；謁見上司，則不敢放屁；問案對詞，則昏天黑地；何以結訟，則拖來扯去而已。」後此官決囚，因斬絞錯誤，被參罷去。

或問曰：「天下竟有是人耶？天下遂無是人耶？」薊扉正衿對曰：「民飢而曰何不食肉糜？」古來有此帝王，世間寧無此官長？且此官之呆，勝於自以為精明強幹者多矣。即其禮節顛倒，尚知與僕反覆辯論，其虛心勝於自滿者。其責東關地保，尚能實告以故，其樸直勝於遷怒者。其用刑錯謬，尚自覺有誤，其知過勝於偏執者。至刻扣工食，今已視為當然，此官尚能當堂給發，其廉潔勝於貪婪者。嗟乎！世之親僕用事，賄賂公行，奔竟上官，即登薦牘，挪移虧欠，旋入咨追，較此官未知其誰呆也。要之幕客一論，實為中下者定評，故轎役混名至今，人人知之。」

■曾歷一邑，見紳民公檄討官者，其文仿駱賓王討武曌檄，附錄一證。

為某縣某令者，人本齷齪，家起寒微。昔逢糊目試官，曾以蕪詞中式。泊乎入仕，大玷官箴。潛萌弄法之奸，陰圖受球之實。入門見賄，鯨吞不肯讓人；掩袖進私，狐媚偏能惑憲。移某縣之毒手，剝某邑之脂膏。加以鬼域居心，豺狼成性，近狎邪僻，深惡賢良。罔上欺君，虐民酷吏，人神之所共嫉，天地之所不容。猶復包藏禍心，窺竊巨室，邑之富戶，繩之以小愆；妾之私親，委之以重任。嗚呼！包龍圖之不作，海忠介之已亡。國賦橫徵，任呼嘯而莫應；關節周到，反保舉以揚名。某令恃有護符，益逞貪墨，

論案情之巨細，索價值之重輕。激胥隸之狂狷，良有以也；致紳衿之訐告，豈徒然哉。是用氣憤風雲，志安閭里，因四鄉之失望，順萬姓之同心。爰舒義詞，以徹孽宦。南連鄰境，北盡本鄉，冤黎成群，哀鴻遍野。米麥柴炭，折價之計靡窮；鹽當牙行，剝削之謀何盡。嗟聲動而悲風起，怨氣衝而明鬥昏。暗鳴則貧富恐惶，叱咤則男婦戰慄。以此謀利，何利不興？以此害人，何人不害？某等或居要地，或到公堂，或膺摧折於詈言，或受撲責於非理，事猶在邇，孰肯忘情？三尺之法未亡，一紙之書可托。倘能轉禍為福，改過自新，共矢精白之心，立洗腥羶之穢，誓以曠日，安鎮此邦。若其眷戀銅山，徘徊阿堵，坐味先幾之兆，必遭盈滿之誅。請看今日之檄文，豈是尋常之泛話！

蕭希賢

維揚蕭姓，世業饒商。翁以好士，揮灑數萬金，家因中落，鬱鬱而亡。其長子希聖，自幼得與諸名士游，熏陶成學，由甲科入館選，轉部郎而膺外任。初為雲南大理太守，奉太夫人並攜其幼弟希賢赴任。希賢者，太夫人中年所生，溺愛過甚，已弱冠而不事詩書。太守以母故，亦不甚督責，然亦無大過。其在衙齋，好與幕客談黃白之術。客因說之以滇地為產礦之區，山中銀苗盛衰，視其草木即辨，每有以數金置一鑿而發家千倍者，故外來游民半以此營生也。希賢豔羨之，因是日偕客遍歷群山，以求奇遇。搜索年餘無獲。

客妄指一峰，謂此中產礦甚旺，不過為脫卸計耳。希賢深信不疑，即與山主議價，以百金得之。驟欲集夫開採，太守力阻不從，以嬌賴太夫人，使乃兄屬下貢夫以助。咸趨奉貴介弟，無不樂從其事者。於是丁男湧集，合力興工，鋸木鑿山，穿石穴土。希賢往來監工無倦色，如是者五六年，虛擲億萬工，一無所得。太守以俸滿入覲，須攜眷去，勸其弟舍是同行。希賢泣下曰：「弟一生事業在此，工既將成，本亦不少，若半途而廢，死不甘心。」太夫人不忍拂其志，傾乃兄之宦囊，剖其半與之曰：「兒姑以此相搏，若一二載不得，則剩數百金作腰纏而歸，切勿迷戀沉溺於此，以貽母兄戚也。」遂泣別。

太守去後，屬下之夫皆星散，希賢自募役夫，昕夕從事者又數載。是歲中秋，計短夫價若干緡，工頭已言之屢矣，而囊中僅剩餘金。度無以應，乃囑其僕盡以餘金市酒肉，號召眾夫，勞之曰：「予夜夢神人謂予，大礦將見，須協力往東南開，則望日可得。敢告諸君，盡今日之力，予將倍償工價。」眾皆踴躍歡呼，飽餐而去。希賢前往峰頭巡察，則丁丁之聲，眾力齊奮。喟然歎曰：「予誑此役夫，心力交瘁，而前欠難償，必遭其辱，止則無以為生，逃則足力不濟。不如死休。」於是解帶懸樹，正遙拜母兄，哀泣追悔之際，忽見其僕偕頭目飛奔而來，料不及投縲矣，迎問其故，僉喘息叩首，道賀曰：「神人之言不謬，已得大礦，請往拜祭。」希賢喜出望外，趨視之見，大穴已辟，其內黑色拳塊，一望皆是。眾夫僉來叩首請賞，歡聲雷動，曰：「此墨綠礦也，最難得者。其源遠，其色高，非大福人烏能致此！」

希賢樂極，不知所云。其僕為之邀集舊友，或司載籍，或司會計，或司監督，或司賓客，量能授任。群謀報官設廠，內有三分皇稅。是以帥遣弁兵，安營環守，文自中丞以下，咸來納交，聲勢一時喧赫。希賢乃於穴口設板屋，置大權，持籌握算，凡百勦一載，俾夫遞運，廠內匠人收之。百爐並開，以鼓以鑄，皆熔為方錠。每方五百兩，以防小竊。自近達遠，環山之廠皆盈，而穴中尚未盡也。希賢酬應煩勞，志願已滿，惟思載運回籍，以與母兄享此終身。所慮歸途遙遠，盜賊堪虞。時值有郡守蕭姓者，以侍御出守。其為人有志計魄力，能任大事。與希賢聯譜，交甚歡，謀以巨資通樞密，超遷大巡，奉旨查盤七省。此明季御史之最有力者。所過之處，文武員弁慎重迎送。希賢藉其威勢，保護而歸。

抵家，則門庭懸白，老僕披麻，希賢迫切惶恐，直入中堂，則嫂氏攜其幼子衰經以迎。泣告曰：「夫自朝京後觀察東河，前年疾卒，太夫人思長憶幼，悲痛而亡。孳孳母子，貧無所依。叔來幸甚。」希賢大慟曰：「何不訃予？」嫂曰：「郵筒已遞百口矣，想因中州盜起，路途梗塞，故不達耳。」希賢曰：「嫂無慮困窮，予有金不知其數。所可慮者，老屋實不能容，仍配鹽業為商，以其餘分設質庫，廣置田宅，雖百世亦不能盡我所有也。」於是親友聞之，造宅環請，奔走效勞者，爭出新奇以媚之。知希賢尚未娶妻，或構美婢，或覓豔妾，或為謀婚大族。時則有林下尚書鄭姓者，羨其富豪，以女嫁之。希賢日則公冗私繁，夜則左抱右擁，勞瘁過甚，病瘵而亡。年未三，尚無子嗣。族中以長房僅有一子不准過繼，遂將現物爭奪一空。幸鄭尚書為之控訴當道，俾親姪兼祧，僅得承其鹽業而已。

鄉斥曰：「多藏厚亡，多財喪身，古人言之屢矣。觀蕭希賢之以富促其壽，反不如食貧之為安也。」或曰：「誠如子言，則富不當在五福之列矣。」對曰：「富而攸好德，則可冀長遠；否則富而縱欲，六極之凶，短折立至。朝暮不保，何福之有？」客唯而退。

李寡婦

李氏者，明慧人也。雖為農家婦，夫亡守志，其翁姑百計不能奪。於是分受房屋，以針黹自食其力。婦有姊嫁王鬼頭，生女及笄，貌甚風月。鬼頭欲以居奇，故未字。鄰村有張傻子者，母耄而昏，積有制錢百貫，欲為其子覓一好婦。與鬼頭素識，頻頻囑托。鬼頭豔其錢，欲設法取之。因思其姨李寡婦尚少艾，誑而與傻子結親，則錢可得矣。

一日，牽驢過寡婦家，飾為惶迫之狀，泣而言曰：「汝姊病革，待汝一言瞑目，使我相迎，幸勿他卻。」婦見其意誠，且昭昭白日，必無他慮，遂乘驢而行。抵傻子家，呼婦下曰：「此張巫家，我欲邀其媪去為汝姊醫治，曷為我入告。」婦諾下騎。鬼頭先入，耳語張母曰：「新婦來矣，爾相之，如合意，使爾子務亟成親，我後日來取身價。」母喜諾而出，鬼頭由後戶潛出，牽驢而道。婦入見張母，致其姊相邀治病之說，母笑曰：「新婦勿支吾，令親已為吾子媒，今夜良辰，送來完其姻好，何治病之有？」

婦方知為鬼頭所賣，始而怒，繼而思，忽然大笑謂母曰：「誤矣，我齒已長，想汝子年必不大，老少豈可為婚？我係王鬼頭之姨，我有嗣女甚佳，亦囑其為媒，渠送我來相新郎，如可匹偶，則擇吉親迎可也。」母笑曰：「然則親家耶？勿訝我昏耄搪突。」急呼其子出拜丈母。婦目之，年與甥女正相若，神氣稍憨耳。笑謂之曰：「好為我嗣女婿矣，改日驅車從我迎娶去。」母子皆喜諾，留婦信宿，敬之如大賓。越三日，婦曰：「今日黃道，勿誤佳期，可覓大車一輛，偕往親迎。」傻子與族人假車，整其衣履，為御而往。鬼頭遙見潛避，婦入，怒其姊曰：「汝夫既好意為我作媒，何不相謀？誰我與張氏子成親，今已三朝，姊亦不來一看，何忍心耶？」其姊曰：「我未知之也，妹來何為？」婦曰：「我為新婦寂寞過甚，欲同甥女去作伴數日。」回視大姑曰：「汝願否？」大姑曰：「姨母見招，敢不惟命？」婦即攜其手，登車而去，抵張氏宅，母見之大悅。婦悄悄謂傻子曰：「新婦年輕害羞，我慰其早睡，潛出易汝，事成則明日拜堂可也。」傻子唯唯。於是夕殮畢，大姑相依姨母入新房安宿。婦婉勸其解衣同衾臥，俟其睡酣，潛起易傻子入，突成其事。大姑聲喊，婦隔門諭之曰：「此汝父之命，我為主婚，安之勿訝，明早當接汝父母來觀合巹耳。」大姑始明其意，然此身已失，聽之而已。

是日，鬼頭慮其姨至家必不干休，故寄宿在外，翌辰歸，方知攜其女去，怒其妻不偕往，其妻曰：「既在親串間，今日去不遲。」於是夫馭其妻往，則張氏之堂鄰族親朋滿座，其女方與傻子交拜也，鬼頭急喊，為鼓吹聲所混，無聞之者。及男女相將入，寡婦出堂，當眾直訴其事。眾皆不直鬼頭，共吐罵之，且有義忿者，欲以鳴官。鬼頭羞畏而遁，其姊哀祈姑息，張氏母子德之無已，集紳衿公旌李氏門，而以百貫酬其義。

鄉斥曰：即以其人之道，還治其人之身，智者婦也。當日公旌李氏之門者不知何語，若問題於我，當額之曰：「冰雪聰明。」

鸞仙五則

扶鸞之術，南方為盛，真偽不一，傳聞者夥矣。錄數則以助一粲。

有狂生不信鸞仙者，適友家，見群集多士開壇請仙，其誠肅之容，如對嚴師，如臨大祀，咸端莊拱立，無敢出聲者。狂生大笑曰：「清平世界，敢以妖言惑眾，我將治之。」其友曰：「慎毋嘩，真仙在此，汝若不信，可作文字，固封以叩之，能直言其隱。豈我輩所妄托耶？」生曰：「果爾，請嘗試之，然公等所請者何仙？」友曰：「麻姑耳。」生又大笑，至密室，潛書一封擲壇上，曰：「請判！」鸞少息，生曰：「其技窮矣。」忽大書曰：「調寄《耍孩兒》，其詞曰：立似沙彌合掌，坐如蓮瓣微開。無知小子休弄乖，是你出身所在。」狂生失色而遁，眾開其封，大書一「屌」字也。（《正字通》曰：布非切，女子陰。）

其年童子試，諸生群集請仙。鸞書曰：「今日上真皆赴元玄會，不暇降壇，命吾土地權攝，諸生何問？」眾曰：「明日小試，請問試官所命何題？」鸞曰：「題目在吾堂內，爾等自往尋之。」於是眾皆執香入土地祠堂，跪拜訖，遍覽一周，並無隻字。再禱之，鸞不動矣。皆腹誹土神謬。翌日赴試，題紙下「土地」二字，此神可謂現身說法。

大比之年，有父子諸生，共叩鸞仙問得失。鸞書曰：「速往南行，路遇瘋僧，問之不已，可決前程。」父子大奔而去，其子年少足捷，果追及一僧。問之不應，牽袖苦纏不休。僧瞪目大罵曰：「入你娘的中！」生怒欲毆，經眾勸釋，是科其父高捷，始悟其言。

有諸生群集鸞壇問功名者，鸞書曰：「趙酒鬼到。」眾皆詈曰：「我等請呂仙，野鬼何敢干預？行將請天師劍斬汝矣。」鸞乃止，而復作曰：「洞賓道人過此，請生何問？」眾皆肅容載拜，叩問科名，鸞書曰：「多研墨。」於是各分硯研之，頃刻盈碗，跪請所用。鸞曰：「諸生分飲之，聽查判斷。」眾乃分飲訖，鸞大書曰：「平時不讀書，臨時吃墨水，吾非呂祖師，依然趙酒鬼。」諸生大慚而毀其壇。

有幕客於衙齋請仙，鸞大書：「浙紹星槎先生來此，汝曹有何領教？」眾訝其倨傲，問曰：「先生何仙？請示降壇詩。」鸞曰：「吾乃汝曹之大老前輩，昔在此署總理刑名錢穀大幕也。詩云：情淡封輕僅五錢，旁花隨柳過前川。時人不識子心苦，將謂偷閒樂少年。」眾皆笑曰：「此《千家詩》耳，人所共知，先生襲之，又連作別字，某等不解尊意。」鸞曰：「此正吾輩名幕套法巧奪古人處，汝曹學淺難解，吾為注之。敝居停進士公也，酸刻而好嬉戲，每傳班演劇，與優伶雜彩僅朱提五星。時有花柳二小優與吾甚昵，恒隨帶過前川堂，眾皆目逆而送之，曰「先生樂甚」。殊不知去其一月修金，正難與細君銷算之苦也，故詩云雲。且吾輩辦案，無不套敘一切，留心套熟，則不犯駁飭。何也？上遊幕客皆吾輩套中人耳。此等秘妙法訣，夜台無用，以贈諸公，無負老夫一片婆心也。」是後開鸞必至，所言皆卑鄙瑣陋，啾啾不休，皆厭惡之，而無可如何。一日，僕偶以稿案誤置壇上，忽大書曰：「此案難辦難辦。」而寂，眾視案卷，令君黏簽其上，應稟復憲司者，無熟套可循，故鬼畏而遁。或曰：「此鬼在生，因作稟不妥而窘死者。」

臈斥曰：前四則可謂夫人必自侮，然後鬼侮之。後一則套字誤盡天下蒼生，然憲司牧令相延，若輩惟命是從，此吏治之所以日壞也。安所得豪傑之士跳脫圈套，與賢有司共挽頹風哉。滔滔者不過步此庸鬼之後塵，以求生活也。噫！